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集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五十三

南菁書院

毛詩後箋六

涇胡承珙墨莊叢書

王

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時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正義曰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者言當爲作雅猶按勘記云猶同由貶之而作風非謂採得其詩乃貶之也承珙案鄭意似謂詩人之作自降爲風耳范甯誤會鄭意其穀梁序云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

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困學紀聞已駁之卽鄭謂詩人自降亦無此理陳潛室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

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
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然王風之首篇
爲黍離卽作于周大夫君子于役序亦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
是豈得謂盡出民俗歌謠乎黃實夫曰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
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此
爲聲調之說亦近渺茫無已則惟孔疏以風雅之作各自有體
者似爲近之正義又引服虔云尊之猶稱王猶春秋之王人稱
王而列於諸侯之上黍離箋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
其詩不能復雅而同於國風焉釋文云崔集注本此下更有猶
尊之故稱王也似鄭亦同服義然詩譜謂之王城譜則王卽東
都王城亦地名也陸堂詩學曰春秋魯國之史于元年春必書

王正月猶可目爲尊王黍離十章採自王畿將不稱王而奚稱
或曰周可稱也余謂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厯景王都王城者
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亂乃徙都成周義固不得舍王而稱周且
稱周則與周南混矣故謂以風貶周者非也謂以王尊周者亦
非也顧氏日知錄曰邶鄘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
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之邶鄘衛采於東
都者則繫之王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國至驪山之禍先王
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
由名也詩雖變而太師之本名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
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名不當僭於列國而爲之說曰列黍離
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誤矣

范氏詩瀋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太師不采詩王朝無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之以進於王國亡則四詩俱亡非僅雅亡也春秋所以繼詩亡者詩之爲教長於諷諭其微婉常餘於言外猗嗟稱禦亂而實刺莊公揚水諷晉昭而詞嘉桓叔其有深切著明如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者必其事著於王官迫於忠憤而有然也詩存而列國之事可得之絃誦之間若其亡矣亂臣賊子何以彰其惡於萬世孔子以匹夫而操筆削事核其實文生於義天王狩河陽夫人孫于齊有不必直言而見者約而達微而臧是在讀史者之善會其旨惟弑父與君則直書之耳是故春秋卽詩詩亦史也孟子之言明白易曉如此而後儒乃曰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

夫王降爲風或是衰周時勢何至雅詩亦變爲風乎王室雖陵遲而雅詩誰能禁之不作且二南與豳雖爲風之終始而其爲國風則一也豈亦有升降之殊歟善乎夾漈鄭氏之言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非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自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汪琬曰十五國風中有二南豳皆天子之詩雅頌有賓筵抑戒魯頌皆諸侯之詩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或曰平王政教東遷故斥爲風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然則王之斥爲風也孰斥之王不自斥也作詩者不自斥采詩者必不敢斥其所得之詩以告於王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不逮幽厲也由三家之說

思之則王降爲風之謬顯然矣

虞東學詩曰先儒以王風係平王猶以周南召南係二公其失同也周爲周之南召爲召之南王則澗水東灋水西之王城皆以地言不應從人立說曲言黍離降風也又曰自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楊龜山據之以雅亡爲詩亡者也然考趙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跡止息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王魯齊則謂風雅頌俱亡而安溪詩所又特據風雅爲說論莫能一愚竊以爲都非要義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跡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難據卽迂仲魯齊安溪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狩述職

巡狩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師陳之以攷其得失而
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芻蕘來
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跡爛然著明二雅之
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
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
以彰褒貶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
今卽諸儒所論詩亡者而折衷之則魯齋爲近蓋詩者風雅頌
之總名無庸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多僖世則
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無也

黍離

序云黍離閔宗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王氏詩考以劉向所傳當爲魯詩說承琪案說苑奉使篇載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此蓋亦以黍離爲公子壽之詩故倉唐於文侯父子之間借以爲風新序說苑劉向一人之作其說詩旨趣當同但左傳衛壽竊旌先往是死在伋先安得有閔兄見害之事且使黍離果爲壽作當列之衛風何爲冠於王風之首其不足據明矣詩考又引韓詩序云黍離伯封作也陳思王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大旨與劉向說同而事與人口異然尹吉甫在宣王時尚是西周不應其詩列於東都也

太平御覽又引韓詩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劉勰云思親者莪蒿不分閔周者黍稷莫辨此用韓義而閔周又本毛序范氏補傳許氏名物鈔皆以視黍爲稷釋首二句惟李氏集解以爲不必如此說承琪謂黍稷皆言彼者正見有黍有稷彼地皆然序所謂盡爲禾黍是也

序云周夫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季氏本謂以事理推之未必盡然所見黍離當在野外錢氏天錫亦謂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鞠爲禾黍虞東學詩曰此惑於鄭氏秦譜橫有西都八百里之說以爲秦不應毀廢本朝宗廟宮室也案史記平王賜襄公岐

以西之地曰戎侵奪我岐豐秦能逐戎卽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豐鎬在岐東爲戎所據非秦有也終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東仍獻之周是豐岐故都仍隸周境秦不得過而問焉特爲戎殘破平王視同敝帚不復加葺銅駝荆棘固所不免耳史言殷墟城壞生麥則周墟黍稷理亦有之承琪案史記秦獻地于周在平王東遷後二十一年當犬戎蹂躪之後至此而周始得有其地大夫行役因以經近故都箋云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此事之必然者虞東之說足破季本謂詩人見黍稷之盛知秦地廣民勤將以富強雄天下而傷周室不競之謬論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鄭氏注三禮及箋詩不詳稷之形狀汜勝

之種殖書鄭氏頗引其說亦不言稷集傳云黍似蘆者本陶隱
居黍與稷相似之語而陶說唐本注已辨之云黍有數種亦不
似蘆許氏名物鈔互易朱傳黍稷之訓以爲得實陳氏稽古編
以黍爲今之黍予以黍之不黏者爲稷

此誤以稭爲稷
非是說見下

陸氏稼

書引雷禮之說謂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小而稷大黍穗
散而稷穗聚黍有黏有不黏而稷性疏所辨似明然雷氏仍是
以稷爲今之小米其誤更甚其餘言人人殊皆不若程氏瑤田
九穀考之精析其黍考曰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
故謂之黍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
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麋對文異散文
則通稱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麋一曰稭飯用黍之不黏

者黏者釀酒及爲餌資酏粥之屬不黏者有麋與稌之名於是
黏者得專稱黍矣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麋黍太
原以東則呼黏者爲黍于不黏者爲麋子武邑人呼麋之米曰
稷米北方稷稌音相近稌奪稷名承譌日久論者因謂稷稌一
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諸書言種黍皆云大火中是以
夏至而種也說文獨言以大暑而種蓋言種黍之極時其正時
實夏至也

段氏以說文大字爲衍文案汜勝之云黍暑也種者必待暑正與許同承珙謂段說是也其稷考

曰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重文作𥽿稷稷之黏者重文
作𥽿案稷齋大名也黏者爲𥽿北方謂之高梁或謂之紅梁通
謂之𥽿𥽿又謂之蜀黍蓋稌之類而高大似蘆故元人吳瑞曰
稷苗似蘆粒亦大南人呼爲蘆稌也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

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梁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書日至七

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秦漢以來諸書竝冒梁爲稷

無論稷梁二穀缺一不可卽以管子言之日至七十日乃八九

之末今之正月也雖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藝梁粟者

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竝有之故曰稷爲首種首種者

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

乎故司農之官曰后稷因之爲五穀之總名廣韻稷五穀總名因之爲

祭穀之總名也鄭氏注甸師職盥盛祭稷所用穀也黍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其黏者黃白

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爲黏稷於是他穀之黏者亦假借通稱之

曰秫崔豹古今注所謂秫爲黏稻是也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

多種赤者故得專紅梁之名穀譜蜀黍一名高粱蜀黍爲秫之
緩聲秫爲蜀黍之合聲黍類之大者爲蜀黍猶葵類之大者名
蜀葵又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
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
其形稷舉其名也承琪案黍名古今不易而高粱尙有木稷之
名卽南人謂之蘆稾者稾當亦稷音之譌程氏所言可爲定論
惟高粱正月下種黍麋五月下種而小雅黍稷方華正義以二
物大時相類者蓋高粱早種而晚熟黍麋遲種而疾熟程氏云
嘗以六月過天津見黍麋正秀而高粱竟畝無一秀者因問之
農民則曰高粱種在黍麋前秀在黍麋後在地時日久其秀反
遲若不早種斷不能收向疑高粱首種而詩乃云黍離離稷猶

苗者至此始信詩言不謬矣承琪又案二章傳云詩人自黍離
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三章傳云自黍離離見稷之實
正義稷則穗實改易黍則常云離離欲記其初至故不變黍文
大夫役當有期而反但事尙未周了故也嚴緝以苗穗實惟取
協韻此卽呂記所引張氏說以爲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
之苗然經文豈有如此湊韻者劉氏安世以爲往來非一見楊
用修駁之以爲猶興桃夭者因葉及華因華及實蓋一時所見
一日所賦然桃夭傳本云喻女容德非以華實紀時不得援以
爲比爾雅翼云農家種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
時五月上旬爲下時故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雛嘗黍庶人秋
乃薦黍是黍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值稷之苗稷之穗